

蘇文精選二

羅芳洲選註

上海中國文化服務社印行

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十日出版

青年國學叢書
三蘇文精選

精裝
一册

定價大洋二元

選註者 羅芳洲

發行者 中國文化服務社

上海河南路交通路十一號
代表人 唐堅吾

印刷者 國光印書局

上海南成都路新大沽路口
電話三三七四三

本權
書翻
有印
著必
究

各省各大書局均有經售

序

蘇洵字明允，眉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嘉祐間，至京師，除祕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與陳州項城令姚闢同修禮書，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卒。贈光祿寺丞。（一〇〇

九——一〇六六）

蘇軾，洵子，字子瞻。嘉祐初，試禮部第二。神宗朝，攝開封推官，通判杭州，徙知密州，又徙徐州、湖州。會言時事者摘軾詩語以爲謗，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築室東坡，自號東坡居士。哲宗時，召還，除翰林學士。出知杭州。後貶惠州。徽宗立，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卒。贈太師，諡文忠。（一〇三六——一一〇一）

蘇轍，軾弟，字子由。與兄同登進士，又同舉制科，累官翰林學士門下侍郎。

紹聖中，落職知汝州，貶雷州。復大中大夫。晚年築室於許，號穎濱遺老。卒諡文定。（一〇三九——一一二二）

三蘇誼屬父子兄弟，而其文章各不相襲，各有所長。蘇洵之文，得力於縱橫之學，喜談兵，論者稱爲豪傑之文。蘇軾在三蘇中造詣至高。所作『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恣態橫生。』（見作者與謝民師推官書）蘇轍爲人淡泊，文亦如之。表面上似嫌力弱，實不然也。

目錄

蘇洵文

六國論

管仲論

申法

田制

上歐陽內翰書

木假山記

送石昌言使北引

蘇軾文

.....一

.....三

.....六

.....一〇

.....一五

.....二〇

.....二二

荀卿論……………三三

范增論……………二六

留侯論……………二八

賈誼論……………三一

論養士……………三三

蓄材用……………三七

倡勇敢……………四一

稼說送張琥……………四四

日喻贈吳彥律……………四五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四七

答秦太虛……………五五

答李薦書	五六
與范子豐	五八
與李公擇書	五九
方山子傳	六〇
記先夫人不殘烏雀	六二
李氏山房藏書記	六三
書蒲永昇畫後	六五
前赤壁賦	六七
後赤壁賦	六九
石鐘山記	七一
超然臺記	七四

凌虛臺記·····	七六
志林記游八則·····	七八
潮州韓文公廟碑·····	八四
祭歐陽文忠公文·····	八八
蘇轍文	
六國論·····	九〇
上樞密韓太尉書·····	九二
爲兄軾下獄上書·····	九四
黃州快哉亭記·····	九六
武昌九曲亭記·····	九八

六國論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邪？」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彊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所大患，固不在戰矣。

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與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

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

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爲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爲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與秦相較，或未易量。

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

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執，而爲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爲國者無使爲積威之所劫哉！

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執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執；苟以天下之大，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與嬴——謂歸附秦國也。秦爲嬴姓，故云。○荊卿——名軻，戰國時衛人，爲燕太子丹刺

秦王不中，反爲所殺。○李牧——戰國時趙將，破匈奴，却秦兵，以功封武安君。秦遺金與趙

之嬖臣，讒牧欲反，趙王斬之。

管仲論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攘戎翟，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桓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

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

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桓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桓公何人也？顧其使桓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爲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桓公處幾年矣，亦知桓公之爲人矣乎？桓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

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繫桓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桓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桓公之問舉

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桓，文、文公之才，不過桓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爲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尙有老成人焉。桓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臣有而無君者矣。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

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⑤之爲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爲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繆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① 豎刁易牙開方——豎刁，宮中小臣。易牙，饗人，名巫，善烹。開方，衛公子。三人皆桓公嬖幸。

② 鮑叔——名牙，管仲乃因鮑叔之薦而得用。③ 四凶——共工、驩兜、三苗、鯀，爲堯舜時四

凶。④ 少正卯——魯之聞人。孔子爲司寇，誅之。⑤ 賓胥無——齊之大夫。⑥ 史鱣——

字子魚，衛大夫。鱣將死，命其子曰：『吾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

死無成禮，置尸牖下畢矣。』靈公弔，怪而問之，子以父言告，靈公於是進蘧伯玉，退彌子瑕。

⑦ 蘧伯玉——名瑗，衛之賢者。⑧ 彌子瑕——靈公嬖人。

申法

古之法簡，今之法繁。簡者不便於今，而繁者不便於古，非今之法不若古之法，而今之時不若古之時也。

先王之作法也，莫不欲服民之心，服民之心，必得其情。情然邪而罪亦然，則固入吾法矣；而民之情又不皆如其罪之輕重大小，是以先王忿其罪而哀

其無辜，故法舉其略而吏制其詳。『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則以著於法，使民知天子之不欲我殺人傷人耳；若其輕重出入，求其情而服其心者，則以屬吏。任吏而不任法，故其法簡。

今則不然。吏姦矣，不若古之良；民媮矣，不若古之淳。吏姦，則以喜怒制其輕重而出入之，或至於誣執；民媮，則吏雖以情出入，而彼得執其罪之大小以爲辭。故今之法纖細委備，不執於一，左右前後四顧而不可逃。是以輕重其罪，出入其情，皆可以求之法。吏不奉法，輒以舉劾。任法而不任吏，故其法繁。

古之法，若方書，論其大概，而增損劑量，則以屬醫者，使之視人之疾而參以己意。今之法，若醫屨，既爲其大者，又爲其次者，又爲其小者，以求合天下之足。故其繁簡雖殊，而求民之情以服其心則一也。

然則，今之法不劣於古矣；而用法者尙不能無弊。何則？律令之所禁，畫一

明備，雖婦人孺子皆知畏避，而其間有習於犯禁而遂不改者，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也。

先王欲杜天下之欺也：爲之度，以一天下之長短；爲之量，以齊天下之多寡；爲之權衡，以信天下之輕重。故度量權衡法必資之官，資之官而後天下同。今也庶民之家，刻木比竹，繩絲緹石以爲之；富商豪賈，內以大，出以小；齊人適楚，不知其孰爲斗，孰爲斛；持東家之尺而校之西隣，則若十指然。此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一也。

先王惡奇貨之蕩民，且哀夫微物之不能遂其生也，故禁民採珠貝；惡夫物之僞而假真且重費也，故禁民糜金。○以爲塗飾。今也採珠貝之民，溢於海濱；糜金之工，肩摩於列肆。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二也。

先王患賤之凌貴而下之僭上也，故冠服器皿皆以爵列爲等差，長短大

小，莫不有制。今也工商之家，曳紈錦，服珠玉。一人之身，循其首以至足，而犯法者什九。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三也。

先王懼天下之吏，負縣官之勢以侵劫齊民也，故使市之坐賈，視時百物之貴賤而錄之，旬輒以上，百以百聞，千以千聞，以待官吏之私債。⊖十則損三，三則損一以聞，以備縣官以公糴。今也吏之私債而從縣官公糴之法，民曰：『公家之取於民也固如是。』是吏與縣官歛怒於下。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四也。

先王不欲人之擅天下之利也，故仕則不商，商則有罰；不仕而商，商則有征。是民之商不免征，而吏之商又加以罰。今也吏之商既幸而不罰，又從而不征；資之以縣官公糴之法，負之以縣官之徒，載之以縣官之舟，關防不譏，⊖津梁不呵。然則爲吏而商，誠可樂也！民將安所措手足？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

嘗怪者五也。

若此之類，不可悉數。天下之人，耳習目熟，以爲當然；憲官法吏，目擊其事，亦恬而不問。夫法者，天子之法也。法明禁之，而人明犯之，是不有天子之法也。衰世之事也！而議者輒以爲今之弊，不過吏胥黷^④法以爲姦，而吾以爲吏胥之姦，由此五者始。今有盜白晝持挺入室，而主人不之禁；則踰垣穿穴之徒，必且相告而肆行於其家。其必先治此五者，而後詰吏胥之姦可也。

① 糜金——鍍金也。

② 價——賣也。

③ 譏——詰問也。

④ 黷——音委曲也。

田制

古之稅重乎？今之稅重乎？

周公之制：園廛^①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稍^②，^③甸，^④縣，^⑤都，^⑥皆無過十二，漆林^⑦之征二十而五。蓋周之盛時，其尤重者至四分而取

一，其次者乃五而取一，然後以次而輕，始至於十一，而又有輕者也。今之稅雖不啻十一，然而使縣官無急征，無橫斂，則亦未至乎四而取一與五而取一之爲多也。是今之稅與周之稅，輕重之相去無幾也。雖然，當周之時，天下之民歌舞以樂其上之盛德；而吾之民反戚戚不樂，常若擢筋剝膚以供億其上。周之稅如此，吾之稅亦如此，而其民之哀樂何如此之相遠也？其所以然者，蓋有由矣。

周之時，用井田；井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揮於其間。而役屬之民，夏爲之耨，秋爲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疆，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夫使耕者至於

窮餓而不耕不穫者，坐而食富彊之利，猶且不可；而況富彊之民，輸租於縣官而不免於怨歎嗟憤。何則？彼以其半而供縣官之稅，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其上之稅也。周之十一，以其全力而供十一之稅也；使其半供十一之稅，猶用十二之稅然也。況今之稅，又非特止於十一而已，則宜乎其怨歎嗟憤之不免也。噫！貧民耕而不免於飢；富民坐而飽且嬉，又不免於怨，其弊皆起於廢井田。井田復，則貧民有田以耕，穀食粟米不分於富民，可以無飢；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錮貧民，其勢不耕則無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縣官之稅，又可以無怨。是以天下之士，爭言復井田。

既又有言者曰：『奪富民之田以與無田之民，則富民不服，此必生亂。如乘大亂之後，土曠而人稀，可以一舉而就。高祖之滅秦，光武之承漢，可爲而不爲，以是爲恨。』吾又以爲不然。今雖使富民皆奉其田而歸諸公，乞爲井由，其

勢亦不可得。何則？井田之制，九夫爲井，井間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一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四都方八里；旁加十里爲一同，同間有澮，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爲澮者一，爲洫者百，爲溝者萬。既爲井田，又必兼備溝洫。溝洫之制，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爲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塗者百，爲溝爲畛者千，爲遂爲徑者萬。此二者：非塞溪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壠，不可爲也。縱使能盡得平原廣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爲井田，盡爲溝洫，已而又爲民作屋廬於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

古者井田之興，其必始於唐虞之世乎？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井田。唐虞啓之，至於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夫井田雖不可爲，而其「實」便於今，今誠有能爲近井田者而用之，則亦可以蘇民矣乎！聞之董生也。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①以贍不足。」名田之說，蓋出於此；而後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懼民不肯捐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此以爲變也。孔光^②何武^③曰：「吏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縱不能盡如此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也，亦已過矣；而期之三年，是又迫蹙平民，使自壞其業，非人情難用。吾欲少爲之限，而不奪其田，嘗已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過吾限耳。要之數世，富者之子孫或不能保其地以復於貧，而彼嘗已過吾限者，固散而入於

他人矣；或者子孫出而分之以無幾矣。如此，則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爲業，不爲人所役屬；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於人而樂輸於官。夫端坐於朝廷，下令於天下，不驚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雖周之井田，何以遠過於此哉！

① 廩——一夫之所居。② 稍——距王城三百里曰稍。③ 甸——距王城二百里曰甸。

④ 縣——距王城四百里曰縣。⑤ 都——距國五百里曰都。⑥ 漆林——森林也。⑦ 董

生——指漢董仲舒。⑧ 名田——占田屬己也。⑨ 孔光——漢時人，仕至御史大夫。⑩

何武——漢郿人，字君公，官至大司空。

上歐陽內翰書①

洵布衣窮居，常竊自歎，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②在相府，富公③

爲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④蔡公^⑤爲諫官，尹公^⑥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爲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爲斯人^⑦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也。旣復自思念：往者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矣，吾何憂焉？姑養其性，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爲宰相，其勢將復合爲一。喜且自賀，以爲道旣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旣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愛

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①焉；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爲之潸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然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爲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而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扳援，而聞之以言；而飢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

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爲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②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龍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

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惟李翱^④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⑤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爲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爲譽人以求其悅己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己，洵亦不爲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

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

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己，則遂以爲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其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近所爲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噫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將又以爲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①歐陽內翰——卽歐陽修。

②范公——范仲淹也。

③富公——富弼也。

④余公——

余靖也。字安道。曲江人。天聖初登第，洊擢右正言。⑤蔡公——蔡襄也。字君謨，仙游人。天聖進士，累官知諫院。⑥尹公——尹洙也，字師魯，河南人。官太子中允。⑦斯人——指范富歐陽諸人。⑧六人——謂范富、歐陽尹、余、蔡也。⑨韓子——韓愈也。⑩李翱——字習之，唐貞元進士。⑪陸贄——字敬輿，唐嘉興人。德宗時爲翰林學士。有陸宣公集。

木假山記

木之生，或蘖①而殤，或拱②而夭。幸而至于任爲棟梁，則伐。不幸而爲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爲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沈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爲好事者取去，強之以爲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濱，如此者幾何，不爲好事者所見，而爲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

余家有三峯。余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爲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腐，而不爲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于湍沙之間，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

然余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余見中峯魁岸^③，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④，決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① 蘖——萌芽也。

② 拱——兩手合持爲拱。

③ 魁岸——雄傑也。

④ 岌然——山高貌。

送石昌言使北引①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以棗

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

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以壯大，乃能感悔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爲文，中甚自慚。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外，強悍不屈之虜庭，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有感也。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

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爲我言：『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跡，尙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夸耀中國者多此類，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爲夷狄

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④使冒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五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爲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况於夷狄，請以爲贈。

○石昌年——名揚休，宋眉州人。官至刑部員外郎，知制誥，工部員外郎。○兩制——宋時

有翰林學士及知制誥二官，翰林學士掌內制，知制誥掌外制，是爲兩制。○富公——卽富

弼，宋名相。○奉春君——漢劉敬之封號。○平城之役——匈奴爲患北方，漢高祖往擊

之，被圍於平城（今山西大同縣），七日始解。

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①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

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能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

昔者嘗怪李斯事荀卿，旣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不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

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

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尙安以求異爲哉。

①荀卿——名况，戰國趙人。

②孔子世家——史記篇名，紀孔子之世系也。

③焚書——

秦始皇三十四年，李斯請史官非秦紀皆焚之。

范增論

漢用陳平計，間疏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耳。」

「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人君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

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

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

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

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①范增——秦時巢人。輔項羽，尊爲亞父。後病卒。

②陳平——漢陽武人，事高祖，封曲逆侯。

③彭城——今江蘇銅山縣。

④勸羽殺沛公——項羽劉邦宴於鴻門，增勸羽殺劉邦。

不聽。⑤卿子冠軍——義帝以宋義爲上將軍，號卿子冠軍。後爲項羽所殺。

⑥陳涉——

陳涉初起兵，詐稱公子，扶蘇、項燕，蓋二人甚負民望也。

⑦楚懷王孫心——項梁求楚懷王

孫心於民間，立爲楚王。

⑧義帝——卽楚懷王孫心。

⑨項梁——項羽之季父。

留侯論①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

夫子房授書於圯上之老人②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

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三)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于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荆軻(四)聶政(五)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捨之。勾踐之困于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勸。(六)且夫有報人

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帝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也破齊而欲自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留侯——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佐漢高祖定天下，封留侯。○圯上老人——卽黄石公。

良爲老人納履，老人因出素書六篇授之。○賁育——孟賁夏育，古之勇士。○荆軻——

爲燕太子丹刺秦王不成而死。○也而政——爲嚴仲子刺殺韓相俠累。○也勃——同倦。

⑦淮陰——韓信封淮陰侯。

賈誼論①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

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有所爲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荆，①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②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爲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爲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

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爲，而可以無憾矣。

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④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⑤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雌雄，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惟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哉！

觀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紆鬱憤悶，趨^⑥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死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則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

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能

全其用。古今稱苻堅得王猛⑦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

愚深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誼之臣，則知其有捐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爲賈生者，亦謹其所發哉。

①賈誼——漢洛陽人，文帝召爲博士，後出爲長沙王太傅，復拜梁懷王太傅，尋卒。②荆——

楚國也。③畫——齊邑，今山東臨淄縣。④絳侯——卽周勃，誅諸呂，迎立文帝。⑤絳——

嬰——平諸呂有功。⑥趨——同躍。⑦苻堅得王猛——氏族，爲前秦王，得王猛爲相，國

富兵強。

論養士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處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

何可勝數；越王句踐有君子③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④、呂不韋⑤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⑥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⑦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⑧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⑨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

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猛鷲，昆蟲之有毒螫也。區區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

夫智勇辨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

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

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爲者，雖欲怨叛，而莫爲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卽亡也。

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爲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爲智，吾不信也。

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田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縻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邪？

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談天雕龍——齊人鄒衍，所言盡天事，故曰談天。鄒奭修衍之文，若雕縷龍文，故曰雕龍。

○堅白同異——堅白者，守白也。同異者，合衆異而爲同也。此戰國學者辯論之術。○君子

——謂君所子養，有恩惠者。○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魏無忌封信陵君，齊田文封

孟嘗君，趙勝號平原君，黃歇爲楚之春申君，均好客喜士，爲戰國時著名之四公子。○呂不

韋——陽翟人，爲秦相，封文信侯。始皇時尊爲仲父。後因罪自殺。○齊稷下談者——謂談

說之士期會於齊稷下也。⑦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魏文侯名斯。燕昭王名平。太子丹

乃燕王喜之太子。⑧張耳陳餘——均大梁人。同時起兵抗秦。後張耳歸漢。陳餘爲漢所殺。

⑨田橫——秦末自立爲齊王。漢高祖統一天下，逃入海中，後自殺。⑩槁項黃馘——槁

項，頸枯瘦之貌。黃馘，謂而現黃色也。⑪陳豨——宛句人，事漢高祖，封列侯。⑫蕭曹——

蕭何曹參也。⑬吳淠淮南梁王魏其武安——吳王淠、淮南王安、梁孝王，魏其侯竇嬰、武安

侯田蚡也。

蓄材用

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豈士卒寡少而不足使歟？器械鈍弊而不足用歟？抑爲城郭不足守歟？廩食不足給歟？此數者皆非也。然所以弱而不振，則是無材用也。

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見乎其

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於螻蛄[㊦]之所蟠，蝼蛄[㊧]之所牧，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於外者，不可欺也。天下之大，不可謂無人。朝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謂無才。然則區區之二虜[㊨]，[㊩]舉數州之衆以臨中國，抗天子之威，犯天下之怒，而其氣未嘗少衰，其詞未嘗少挫，則是其心無所畏也。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朝廷之士，不能無憂，而大臣恬然，未有拒絕之議；非不欲絕也，而未有以待之，則是朝廷無所恃也。綠邊之民，西顧而戰慄，牧馬之士，不敢彎弓而北嚮，吏士未戰而先期於敗，則是民輕其上也。外之蠻夷無所畏，內之朝廷無所恃，而民又自輕其上，此猶足以爲有人乎？天下未嘗無材，患所以求材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名。二者相爲用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紛然奔走，從事於其間，而要之以其終，不肖者無以欺其上。此無他，先名而後實也。不先其名而唯實

之求，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日之急，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天子之所嚮，天下之所奔也。

今夫孫吳^④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爲未必然而棄之，則是其必然者，恐不可得而見也。

往者西師^⑤之興，其先也，惟不以虛名多致天下之才，而擇之以待一旦之用。故其兵興之際，四顧惶惑，而不知所措。於是設武舉，購方略，收勇悍之士，而開猖狂之言，不愛高爵重賞，以求強兵之術。當此之時，天下囂然，莫不自以爲知兵也。來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於臨事，終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無益。故兵休之日，舉從而廢之。今之論者，以爲武舉方略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終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

夫既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舉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才，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⑤治兵於蔿，^⑥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蔿，買^⑦觀之，以爲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⑧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⑨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真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略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彊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材，庶乎可得而用也。

① 蝶虻——即蝶螈，兩棲動物。

② 豚——羊也。豚，小豬。

③ 二虜——西夏及遼。

④

孫吳——指孫武吳起。

⑤ 西帥——伐夏之帥。

⑥ 子玉——楚令尹。

⑦ 蔿——楚邑。

⑧ 薦賈

——孫叔敖之父伯贏。

⑨ 孫武

——武始見闔閭，闔閭使教美人戰。

⑩ 闔閭

吳王名。

倡勇敢

臣聞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

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莛[○]與楹。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蝎[○]而却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彼閭閻之小民，爭鬪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

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相搏，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

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爲倡。故凡緩急而肯爲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

昔漢武帝欲觀兵於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亡之地。是故其將降，其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爲倡，不已難乎！

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爲己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爲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爲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

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

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難。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爲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爲之倡哉！

① 莛——屋梁也。

② 虺蝮——虺，小蛇也。蝮，與蠍同。

③ 決拾——射者所用之具，決以鉤

弦，拾以攬袖。

稼說送張琥①

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耨銍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方竭矣。種之常不及

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

古之人，其才非有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

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爲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①張琥——字遂明，宋全椒人，未冠登第。

②耨鉞——耨，覆種也。鉞，穫禾短鎌。

日喻贈吳彥律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鍾，以爲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日之與鍾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習也，無以異於眇。遠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鍾，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卽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

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爲致也歟！』

南方多没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心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

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沒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

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也以經術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孫武——春秋時齊人，著兵法十三篇。

○沒人——謂善泅水之人。

○聲律取士——

唐時以聲律取士。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己，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其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

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後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

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爲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①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②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

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強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卽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

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

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

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強，卽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寮，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⑥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志；樞臣⑦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⑧爲橫山⑨之謀，韓絳⑩效深入之計，陳升之⑪呂公弼⑫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爲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怨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尙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⑬構禍

於熙河，章惇^⑤造釁於梅山，熊本^⑥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戕賊已降，俘纍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強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⑦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罷於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⑧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

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鬻魚鼈，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

命，以爲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旣勝之後，禍亂方興，尙不可救；而況所在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俸廩，僅而能繼，尙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蠭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

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之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

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惡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爲，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城清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爲過矣。

然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於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

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究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張方平——字安道，宋南京人。神宗時官至參知政事。○蚩尤旗——星名。○巫蠱——

漢武帝時，女巫入宮，教人解厄，埋木人於地而詛之。帝病，嬖人江充因言巫蠱之由，充與戾

太子有隙，言太子宮中木人甚多。太子舉兵反，收充斬之，尋自殺。○武氏之難——武后殺

唐宗室殆盡。○元昊——西夏主，本姓拓跋，宋賜姓趙。○弼臣——指中書省諸臣。○

樞臣——指樞密院諸臣。○薛向——字師正，歷主邊事。○橫山——在陝西榆林境。

○韓絳——字子華，鎮延安時，欲取橫山，徵兵築堡，民間騷然。○陳升之——字暘叔，建陽

人。王安石開邊釁，升之附會之。○呂公弼——字寶臣，夷簡之子，官至秦鳳帥。○王韶——

字子純，德安人。會破羌兵。○章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率師征蠻，兵久不決。○熊

本——字伯通，番陽人。破西夷有功。⊕沈起劉彝——沈起守桂州，起邊釁。代以劉彝交阯入寇，連陷欽廉等四州。⊙李憲——宦官，官熙河經略安撫司。⊕勝廣——指陳勝吳廣於秦末起兵抗秦。⊕白登被圍——漢高祖被匈奴圍於白登（今山西大同縣）。⊕西域請吏——漢光武時，西域諸國請設都護，帝謝絕之。

答秦太虛⊖

得罪以來，不復作文字，自持頗嚴。若復一作，則決壞藩牆，今後仍復袞袞多言矣。初到黃，⊕廩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爲三十塊，挂屋梁上。平旦用畫叉挑取一塊，卽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歲有餘，至時別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以此胸中都無一事。所居對岸武昌，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爲風濤所隔，不能卽歸，

則王生能爲殺雞炊黍，至數日不厭。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徑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醞。④柑、橘、棹、柿，⑤極多。大芋長尺餘，不減蜀中。外縣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猪、牛、麋、鹿如土，魚、蟹不論錢。歧亭監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黃州曹官數人，皆家善庖饌，喜作會。太虛視此數事，吾事豈不既濟矣乎？欲與太虛言者無窮，但紙盡耳。展讀至此，想見掀髯一笑也。

①秦太虛——秦觀字少游，號太虛，宋高郵人。②黃——卽黃州。③賈耘老——名收，有

詩名。④醇醞——酒味純厚也。⑤棹柿——一名漆柿，木名。

答李廌書①

軾頓首再拜：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爲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闕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卽答，頑鈍廢禮，一至於此；而

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

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①秦太虛②輩語，真以爲然耶？不肖爲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歠④羊棗⑤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爲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衆口，又大不可也。

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爲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爲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若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爲實能之，故謔謔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爲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撓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己，何足爲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

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爲醉人所

推罵，輒自喜，漸不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癭，石有暈，^④犀有通，^⑤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三十年以來所爲，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乎此也？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歲行盡，寒苦，惟萬萬節哀強食。不次。

①李薦——字方叔，華州人。

②黃魯直——名庭堅，號山谷，洪州分寧人。

③秦太虛——

見前答秦太虛註一。

④昌歎——昌蒲菹也。

⑤羊棗——實小而圓，又謂之羊矢棗。

⑥

石有暈——言石之有花紋者，如日之暈也。

⑦犀有通——犀角通兩頭，故曰通天犀。

與范子豐

黃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室如丹，傳云：『曹公敗所，所謂赤壁』者。

或曰「非也。」

時曹公敗歸，華容路多泥濘，使老弱先行，踐之而過，曰：「劉備智過人，而見事遲。華容夾道皆葭葦，使縱火，則吾無遺類矣。」今赤壁少西對岸卽華容鎮，庶幾是也。然岳州復有華容縣，竟不知孰是。

今日李委秀才來相別，因以小舟載酒，飲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數弄，風起水湧，大魚皆出，上有栖鶻。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

○赤壁——此言黃州赤壁，作者誤以爲曹操戰敗處。（操戰敗處在嘉魚赤壁。）○華容——故城在今湖北監利縣西北，曹操兵敗走此。

○孟德公瑾——曹操字孟德。周瑜字公瑾。

與李公擇書

某啓：示及新詩，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僕本以鐵心石腸

待公，何乃爾耶？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便相於邑，則與不學道者，大不相遠矣。兄造道深，中心不爾，出於相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義，專務規諫，輒以狂言廣兄之意爾。僕雖懷坎壈，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爲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非兄，僕豈發此看訖便火之，不知者以爲詬病也。

○李公擇——名常，南康建昌人。○於邑——悲傷也。○坎壈——不得志也。

方山子傳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遯於光黃間，曰岐亭，菴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

余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俛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鵠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時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

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佯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方山子——陳慥字季常，永嘉人，號方山子，又號龍邱子。○光黃——光州，今河南潢川

縣。黃州，今湖北黃岡縣。○朱家郭解——均漢時游俠。○方山冠——漢制，似進賢冠，隱

士服之。○岐亭——故城在湖北麻城縣西。○岐山——今陝西縣名。

記先夫人不殘烏雀

吾昔少年時，所居書室前，有竹柏雜花，叢生滿庭，衆鳥巢其上。武陽君○惡殺生，兒童婢僕，皆不得捕取烏雀。數年間，皆巢於低枝，其殼○可俯而窺也。又有桐花鳳○四五日翔集其間。此鳥羽毛，至爲珍異難見，而能馴擾，殊不畏人。閭里間見之，以爲異事。此無他，不忤○之誠，信於異類也。

有野老言：『烏雀巢去人太遠，則其子有蛇鼠狐狸鴟鳶之憂；人既不殺，則自近人者，欲免此患也。』由是觀之，異時烏雀巢不敢近人者，以人爲甚於蛇鼠之類也。『苛政猛於虎，』信哉！

○武陽君——賦母程氏，封武陽君。

○鷺——雛鳥須母哺而食者曰鷺。

○桐花鳳——

亦名桐花鳥，產四川。

○不伎——無所害也。

李氏山房藏書記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

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爲多書。韓宣子^④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⑤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

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與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

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而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

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華實，而咀嚙其膏味，以爲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

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閒，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爲記，乃爲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爲可惜也！

①李氏山房——宋李常少讀書於廬山白石僧舍，名舍曰李氏山房。②六材——土、金、石、木、獸、草也。③柱下史眡——眡卽老聃，姓李名耳，爲周柱下史。④韓宣子——名起，春秋晉卿，聘於魯，觀書於太史氏。⑤季札——吳公子，封於延陵，號延陵季子。⑥上國——中國也。⑦倚相——春秋時楚之左史。⑧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三墳，伏羲神農黃帝之書；五典，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八索，八卦之說；九丘，九州之志。

書蒲永昇畫後①

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流，其善者不過能爲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

謂有窪隆，以爲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耳。

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盡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始知微欲於大慈寺壽甯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蒼黃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輸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知微既死，筆法中絕，五十餘年。

近歲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性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自黃居寀兄弟李懷袞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永昇輒嘻笑捨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成。嘗與予臨壽甯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挂之高堂素壁，卽陰風襲人，毛髮爲立。

永昇今老矣，畫亦難得。而世之識眞者亦少。如往時董羽，近日常州戚氏

⑦畫水，世或傳寶之。如董戚之流，可謂死水，未可永昇同年而語也。

①蒲永昇——宋成都人。善畫水。

②孫位——居會稽，自號會稽山人。畫水入神。

③黃筌

——字要叔，成都人。以善畫得名。

④孫知微——字太古，彭山人。善畫。

⑤黃居案——字

伯鸞，筌季子。善畫花竹翎毛及怪石山景。

⑥李懷衰——宋蜀郡人。善畫花竹翎毛及山水。

⑦戚氏——未詳。

前赤壁賦 ①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②歌窈窕之章。③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

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

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

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其然也？」

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一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一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尊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

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夫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

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

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④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赤壁——見前與范子豐註一。 ○明月之詩——詩經陳風有月出篇。 ○窈窕之章——指詩經關雎篇。 ④斗牛——二星名。 ⑤蜉蝣——朝生暮死之小蟲。 ⑥狼籍——散亂貌。

後赤壁賦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皋，○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

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

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鵲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

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余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余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翩躚，過臨皋之下，揖余而

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吾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余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①雪堂

——作者所建，故址在今湖北黃岡縣東。

②臨皋

——地名，在今黃岡縣南。

③松

江之鱸

——今江蘇松江縣產四鰓鱸魚。

④蒙茸

——草紛披貌。

⑤虎豹

——石形。

⑥

虬龍

——木形。

⑦馮夷

——水神。

石鐘山記 ①

水經 ②云：『彭蠡 ③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 ④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 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⑥北音清越。枹 ⑦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

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①舟行適臨汝②，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③，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扣之，硿硿④焉，余固笑而不信也。

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鶴，聞人聲亦驚起，磔磔⑤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鶴鶴⑥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⑦如鐘聲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⑧澎湃⑨而爲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⑩鏗鞳⑪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

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⑫之無射⑬也；窾坎鏗鞳者，魏獻子⑭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

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爲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①石鐘山——在江西湖口縣。②水經——漢桑欽撰。（一作郭璞撰。）③彭蠡——卽

今江西鄱陽湖。④酈元——名道元，字善良，後魏涿鹿人，撰水經注四十卷。⑤李渤——

字濬之，唐洛陽人。元和中，爲江州刺史，治湖水，築堤七百步。⑥函胡——弘大之聲。⑦枹

——鼓槌。⑧齊安——今湖北黃岡縣。⑨臨汝——今河南臨汝縣。⑩德興——今江

西縣名。⑪磔磔——音空，石聲。⑫磔磔——鳥聲。⑬鶴鶴——似鶴而頂不丹，頸嘴亦

長。⑭噌吰——音爭宏，鐘音。⑮涵澹——水動貌。⑯澎湃——波相戾貌。⑰歛坎——

擊物聲。⑱鐺鞳——鐘鼓聲。⑲周景王——名貴，靈王之子。⑳無射——鐘名。㉑

魏獻子——名舒，魏絳之子。

超然臺記①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瑋麗者也。餽糟啜醢，②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謂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鬪，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悲哀乎！

余自錢塘移守膠西，③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

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④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樂其風俗之醇，而其吏民亦安余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邱高密^⑤之木，以修補破敗，爲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⑥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⑦秦人盧敖^⑧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⑨隱然如城郭，師尚父，^⑩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淮水，^⑪慨然太息，思淮陰^⑫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淪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

方是時，余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①超然臺——在今山東諸城縣北城上。②餽糟啜醢——餽，食也。糟，酒糟也。啜，飲也。醢，薄

酒也。③膠西——時作者知密州，密州治諸城，古膠西地。④杞菊——枸杞與菊花，其嫩

苗可供菜蔬。⑤安邱高密——並山東縣名。⑥馬耳常山——兩山均在諸城縣南。⑦

盧山——在諸城縣東南。⑧盧敖——秦博士，避難隱盧山。⑨穆陵——關名，在山東臨

朐縣東大峴山上。⑩師尚父——呂尚，周武王尊之爲師尚父。⑪濰水——源出山東莒

縣，經諸城濰縣昌邑，入於海。⑫淮陰——韓信封淮陰侯。

凌虛臺記

臺於南山①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②；而都邑之麗山者，莫近於扶風③。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之所爲築也。

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履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

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爲方池，以其土築臺，高出於屋之簷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恍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爲山之踴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爲記。

軾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竄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爲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而破瓦頽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爲禾黍荆棘邱墟隴畝矣。而况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况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

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于乎臺之存亡也。既以言於公，退而爲之記。

○南山——卽終南山，其主脈在陝西長安縣南。○扶風——漢郡名，在今陝西咸陽縣東。

○長揚五柞——皆漢宮名。○仁壽——隋宮名。○九成——唐宮名。

志林記游八則

記過合浦○

余自海康適○合浦，連日大雨，橋梁大壞，水無津涯。自輿廉村淨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聞自此西，皆漲水，無復橋船。或勸乘蜃，並海卽白石。○是日，六月晦，無月，碇宿大海中。天水相接，星河滿天。起坐四顧，太息：『吾何數乘此險也！已濟餘聞，○復厄於此乎？』稚子過○在旁鼾睡，呼不應。所撰書易論語，皆以自隨，而世未有別本。撫之而嘆曰：『天未欲使從是也，吾輩必濟。』已而

果然。七月四日，合浦記時元符三年也。

逸人游浙東

到杭州一游龍井，^①謁辨才^②遺像，仍持密雲團^③爲獻。龍井孤山^④下有石室，室前有六一泉^⑤，白而甘，當往一酌。湖上壽星院，竹極偉，其傍智果院，有參寥泉^⑥及新泉，皆甘冷異常，當時往一酌，仍尋參寥子妙總師之遺迹。見穎沙彌，亦當致意。靈隱寺^⑦後高峯塔，一上五里，上有僧，不下三十餘年矣，不知今在否，亦可一往。

記承天夜游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⑧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

游沙湖

黃州^⑤東南三十道，爲沙湖，亦曰螺師店。予買田其間，因往相田。得疾，聞麻橋^⑥人寵安常善醫，而聾，遂往求療。安常雖聾，而穎悟絕人。以紙畫字，書不數字，輒深了人意。余戲之曰：『余以手爲口，君以眼爲耳，皆一時異人也。』疾愈，與之同遊清泉寺。寺在蘄水^⑦郭門外二里許，有王逸少^⑧洗筆泉。水極甘，下臨蘭溪，溪水西流。余作歌云：『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淨無泥。蕭蕭暮雨子規啼。誰道人生無再少，君看流水尙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鷄。』是日，劇飲而歸。

記遊松江^⑨

吾昔自杭移高密，^⑩與楊元素同舟，而陳令舉張子野皆從。余過李公擇於湖，遂與劉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⑪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

詞聞於天下。作定風波令，其略云：『見說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傍有老人星。』坐客懽甚，有醉倒者。此樂未嘗忘也。今七年耳，子野孝叔令舉皆爲異物，而松江橋亭，今歲七月九日海風架潮，平地丈餘，蕩盡無復子遺矣！追思曩時，真一夢耳！元豐四年十二月十二日，黃州臨臯享夜坐書。

遊白水書付過

紹聖元年十月十二日，與幼子過遊白水佛迹院，浴於湯池，熱甚，其源殆可熟物。循山而東，少北，有懸水百仞。山八九折，折處輒爲潭。深者礎石五丈，不得其所止。雪濺雷怒，可喜可畏。水崖有巨人迹數十，所謂佛迹也。暮歸倒行，觀山燒，火甚。俛仰度數谷，至江，山月出，擊汰中流，掬弄珠璧。到家，二鼓，復與過飲酒。食餘甘煑菜。顧影頹然，不復成寐。書以付過。東坡翁。

記遊廬山

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見，殆應接不暇，遂發意不欲作詩。已而見山中僧俗皆云：『蘇子瞻來矣！』不覺作一絕云：『芒屨青竹杖，自挂百錢遊。可怪深山裏，人人識故侯。』既自哂前言之謬，又復作兩絕云：『青山若無素，偃蹇不相親。要識廬山面，他年是故人。』又云：『自昔憶清賞，初遊杳靄間。如今不是夢，眞個是廬山。』是日有以陳令舉廬山記見寄者，且行且讀。見其中云徐凝、李白之詩，不覺失笑。旋入開元寺。主僧求詩，因作一絕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辭。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往來山南北十餘日，以爲勝絕，不可勝談；擇其尤者，莫如漱玉亭、三峽橋，故作此二詩。最後與摠老同遊西林，又作一絕云：『橫看成嶺側成峯，到處看山了不同。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僕廬山詩盡於此矣。

記遊松風亭

余嘗寓居惠州^①嘉祐寺，縱步松風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謂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間有甚麼歇不得處！」由是如挂鈎之魚，忽得解脫。若人悟此，雖兵陣相接，鼓聲如雷霆，進則犯敵，退則死法，當甚麼時，也不妨熟歇。

①合浦——今屬廣東。

②海康——今屬廣東。

③官寨——即官寨場。按廣東廉江縣西

一百三十里有官寨場，其西接合浦縣界。清時併入白石場。④白石——即白石場。在合浦

縣。清以白沙、官寨、丹兜三場併入白石。產鹽。⑤徐聞——今廣東縣名。⑥過——蘇過爲

東坡季子。⑦龍井——在杭縣風篁嶺。產茶。⑧辨才——僧名。宋元豐中，辨才築亭於龍

井。今有其遺像。⑨密雲團——茶名。⑩孤山——在西湖中。⑪六一泉——今在西湖

廣化寺內。⑫參寥泉——宋僧道潛，號參寥子，守智果院，泉以此得名。⑬靈隱寺——在

靈隱山。⑭承天寺——在湖北黃岡縣南。⑮黃州——今湖北黃岡縣。⑯麻橋——爲

安徽南陵縣西北之一鎮。㊸斬水——湖北縣名。㊹王逸少——晉人，名義之。草隸爲古

今之冠。㊺松江——太湖之支流。㊻高密——故城在今山東高密縣西南。㊼垂虹亭

——在江蘇吳江縣東垂虹橋上。㊽白水——山名，在廣東增城縣東。㊾徐凝——唐睦

州人。元和中，官至侍郎。㊿西廬——廬山寺名。㊽松風亭——在廣東惠陽縣東。㊾惠

州——故治在今廣東惠陽縣西。

潮州韓文公廟碑①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故申呂自嶽降②而傳說爲列星③，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④失其智，賁育⑤失其勇，儀秦⑥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

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

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正觀^⑦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⑧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⑨，而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爲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⑩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鍾李逢吉^⑪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

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

民，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爲公師，民旣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謹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劈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於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扶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

旁。下與濁世掃粃糠，^④西游咸池略扶桑，^⑤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⑥參
翺翔，汗流籍湜^⑦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
湘，歷舜九疑^⑧弔英皇。^⑨祝融^⑩先驅海若^⑪藏，約束蛟鰐如驅羊。鈞天無人
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⑫燔牲^⑬鷄卜^⑭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⑮公不
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⑯

①韓文公——韓愈諡文。②申呂自嶽降——詩大雅：『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申，申伯也，

姓姜，故曰呂。③傳說爲列星——莊子：『傳說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

星。』④良平——謂張良陳平。⑤賁育——謂孟賁夏育。⑥儀秦——謂張儀蘇秦。

⑦正觀——唐太宗年號貞觀，因避宋仁宗嫌名，改貞爲正。⑧房杜姚宗——房玄齡杜如

晦，唐太宗時相。姚崇宋璟，唐玄宗時相。⑨忠犯人主之怒——指諫憲宗迎佛骨事。⑩馴

鱷魚——相傳愈至潮陽，郡西有鱷魚，食民畜產，乃爲文投谿水呪之，數日水涸，鱷魚西徙六

十里。①皇甫鏞李逢吉——二人皆忌愈者。②焘蒿——焘，謂香臭也。蒿，謂氣蒸出貌也。

③天孫——謂織女星也。④濁世糝糠——喻佛老之邪亂也。⑤咸池扶桑——淮南

子：『月出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⑥李杜——謂李白杜甫。⑦籍湜——謂張籍皇

甫湜。⑧九嶷——山名，在蒼梧零陵之間，舜所葬處。⑨英皇——娥皇女英，舜之二妃，相

傳死於衡湘之間。⑩祝融——南海之神。⑪海若——海神也。⑫巫陽——古之善筮

者。⑬犧牲——釐牛也。⑭鷄卜——以鷄骨卜也。⑮於粲荔丹與蕉黃——於，歎美辭。

愈羅池廟碑：『荔子丹兮蕉黃。』⑯翩然被髮下大荒——愈詩云：『翩然下大荒，被髮騎

麒麟。』

祭歐陽文忠公文①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著龜，②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爲。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

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芘，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爲異端，^③而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爲無爲爲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爲得時。譬如深淵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鱷鱓而號狐狸。

昔其未用也，天下以爲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爲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惆悵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④豈厭世濶濁潔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

昔我先君懷寶遁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因緣出入，受教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弔，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忤。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嗚呼哀哉！

① 歐陽文忠公——卽歐陽修。

② 著龜——著草以占筮，龜甲以占卜。

③ 異端——指佛

老而言。

六國論

嘗議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于滅亡。常爲之深思遠慮，以爲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疎，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

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爲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以見矣。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

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邪？委區區之韓魏，以當虎狼之強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

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掎秦。秦人不敢踰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爲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爲哉？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場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世家——記諸侯之世系也。

○范雎——魏人，說秦王以遠交近攻之策，秦用爲相，封應

侯。③商鞅——衛人，入秦爲左庶長，始定變法之令，封商君。④場——音亦，邊境也。

上樞密韓太尉書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大小；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①恣觀終南、嵩華②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